

# 贝当,当“卖国贼”图啥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8月10日—8月16日)

宋末元初之时,曾经出现过一位悲催人物贾贵,此公原本一生戎马倥偬,投身抗元事业,是个战功赫赫的大英雄,可是到了79岁时却晚节不保被俘降元,他的投降导致整个宋军全线溃败,汉民族第一次“亡天下”。不过,贾贵投降后仅活了四年就死了。时人作诗恶心他:“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古名不朽。”意思是说,夏相公您都活这么大岁数了,就为了多活四年,白给自己挣了顶汉奸的帽子,图啥啊!

巧的是,在世界上,也有这么一位让人不禁问他“图啥”的“卖国贼”,此人就是法国著名“卖国贼”

贝当。1945年8月14日,法国以叛国罪判处贝当死刑,而他之所以落得这么个结局,跟夏相公一样,都是“晚节不保”害的。

贝当这个人的一生充分说明了啥叫“好戏在后头”。作为职业军人,此人20岁投身行伍,但在军中混了三十多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58岁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团长。然而就在贝当马上要办退役手续时,他原本平滑的人生轨迹突然拉出一条大牛曲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凭着出色的战绩,贝当从团长被火箭式提拔为军团司令。到了60岁时,他指挥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在此役中成功挫败了德军“让法国人把血流干”的进攻计划。此役过后,鉴于法国媒体使劲宣传,疯狂崇拜,贝当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崇拜的大英雄。在之后的战役中,贝当又屡建奇功,到一战结束时,他已成为法军总司令、共和国元帅。

如果贝当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这段“漫长的休战期”里淡出历史舞台,他可以同拿破仑、戴高乐一样,成为法兰西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民族英雄。然而,上帝对贝当出奇地优待(或者说残酷),老先生八十有余还是宝刀不老、精神矍铄,于是他又见证了二战的爆发。这一次,卷土重来的德国人更加生猛,以闪电战的方式一鼓作气把法国给灭了。这个时候,一战英雄贝当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他在法国即将战败的最后时刻出任法国总理,主导法国向纳粹投降,并在之后出任亲纳粹的“维希政府”的“元首”,在希特勒的淫威下屈辱地管理了法国五年,搞得自己声名狼藉。等到二战结束后,贝当理所应当地被当做卖国贼揪了出来,在民众的一片唾骂中被法国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贝当的晚节不保让很多人看不懂。身为民族英雄,贝当这辈子该有的都有了,投降显然不是稀罕当那个“儿皇帝”。至于说贝当卖国是为了保命,那更不成立。当法国在1940年土崩瓦解时,84岁的贝当远在西班牙当大使,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当时就劝他不要回国:“您何必把自己的英名和一场本该由别人负责的失败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如果贝当真为自己考虑,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海外,他甚至可以凭借自己崇高的声望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偶尔动动嘴皮子,鼓动一下沦陷区人民抗击寇德,真正拼命的事情自会有人替他做。如果贝当这么干,战后“再造法国”的殊荣可就没了他的学生戴高乐什么事了,贝当将成为两次拯救民族的“双冠王”。

可是,贝当最终却选择了回国收拾残局,他当时回答佛朗哥说:“我知道回国会面对什么,但是我的祖国在召唤我,我责无旁贷。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国效劳。”从这段自白中可以看出,贝当很清楚

回国就是去替他人顶缸,承担战败、投降、卖国的污名的。贝当是想充当战败的法国保护人,让德国看在自己昔日威名的分儿上,对这个已经颜面扫地的国家保持一点最低限度的尊重。

贝当的这个想法在战后是无法被民众所理解的,法国此时已经摇身变为战胜国,而跟战败、投降联系在一起,是法国人所不愿提起更不愿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卖国贼”的定性,其实早在审判前就已经注定了。所以,在审判的现场,贝当本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表情淡然,也许贝当在回国的那一刻,早已预料到了这会是他的结局。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贝当的死刑判决最终并没有执行,戴高乐亲自签署了赦免贝当死刑的赦令。也许在当时的法国,也许作为新的民族英雄,戴高乐是最能理解“前英雄”贝当为何要“卖国”的人,只是个中缘由,是难以向很多人说清的。

##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待在这里?”

27岁的英国医生斯宾塞日前随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前往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她表示,出发前曾遇到来自家庭的阻力。“当然,他们是为我担心。我向家人耐心地解释,虽然埃博拉病毒传染性很强,但是只要认真遵循工作流程,被染上的风险是很低的。”不过,斯宾塞承认当时自己的平静有几分是装出来宽慰家人的,“其实我内心也有一点不安,但当我穿上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我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发现与病人接触并没有想象中的危险”。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待在这里?”斯宾塞向英国媒体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名15岁的女孩病情十分严重,我一度以为她不行了,但经过全力救治她奇迹般地康复了。看到她换上新衣服走出病房,在大门口与家人相拥而泣这一幕,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几内亚工作的护士蜜莉摩诺透露,许多人在她面前死亡,孩子的不治尤其令她难过。有时她会在外面放声大哭,但生还者给了她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力量。

### 每次值班

大约会流5公升汗水

正在利比里亚帮助控制疫情的慈善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7月27日证实,已有两名美国医护人员感染了病毒。在这之前,33岁的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身穿防护服,弯腰救治病患的照片已经出现在各个媒体上,令无数人动容。他的一位朋友透露,布兰特利对疫情大范围扩散深感忧虑,因此坚持前往疫区。“他说哪怕很危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会后悔,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与信仰。”

医护人员在工作中要穿上密不透气的防护服、过膝的橡胶靴,还要戴上手套、面罩、眼镜,确保肌肤不与空气接触,这是医护人员和致死率达九成的埃博拉病毒之间的唯一阻隔。有了这层保护,斯宾塞觉得安全,但也苦不堪言。她和同事每次值班大约会流5公升汗水,脱掉防护服后必须花两个小时来补充水分。

斯宾塞说:“穿着防护服很难工作超过一小时,因为太闷热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把自己层层‘武装’起来后,要花更长的时间博得患者的信任。”

斯宾塞的同事、正在塞拉利昂疫区工作的加拿大医生加戈迪克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穿着防护服工作意味着我们待在病房的时间减少了,因为在防护服



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左)身穿防护服,弯腰救治病患。他后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被送回美国治疗。

# 埃博拉疫区的医护独白

## 误解都不重要,但无法阻碍病毒蔓延让他们受挫

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病毒疫情正在西部非洲蔓延,已经夺走了900多人的生命。由于该病毒可经患者体液或者分泌物传播,因而身在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无疑是高危感染人群,日前已陆续有医生被确诊感染并死亡。尽管如此,仍有大批国际医护人员前往疫区,坚持抢救病患。

里待上一小时,你就会感觉到要脱水了,但我们很多人尽量坚持穿它工作两小时。”

### 喷洒消毒液

被误认为在传播病毒

由于患者激增,医护人员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此外还要负责给病人家属做工作。斯宾塞表示,自己在几内亚服务时,只能放10张床的隔离病房经常挤进来20多人,很多病人不得不躺在地铺上。“有一天,救护车送来四个发着高烧的孩子,都只有三四岁,他们的家庭成员中均有人死于埃博拉病毒。一位母亲抓着担架不放,坚持不让孩子进医院,工作人员花了一小时才说服她。”

加戈迪克也向记者讲述了

医护人员在当地遇到的困难:“当我们进入一些村落喷洒消毒液时,很多村民反而认为我们是在传播埃博拉病毒。”

“这些误解都不重要,”斯宾塞表示,“我们因为没法阻止埃博拉病毒的蔓延而感到挫败。”据她介绍,医生目前的治疗方法给病人用药控制病情,并输液补充水分,但这只对处于病情初期,即只有恶心、腹泻、呕吐等症状的患者有效;一旦他们出现呼吸困难、出血等症状,就意味着病情加重了。斯宾塞说:“这个阶段病人很危险,基本上无药可救。这个时候,我们也感到难过、沮丧。”

### 工作人员

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已有数百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正有更多的人受到感染。失去亲人对那里的人来说还有其他的意义:健康卫生专家警告失去亲人的家属要节制悲痛,不要继续触摸尸体,因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死者尸体带有极强的传染性。按照当地习俗,死者的身体要经过清水洗净,然后入殓,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触摸尸体受到禁止。

在塞拉利昂负责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的牧师彼得·孔特表示,目前要做到这点很难:“在我们这里,安葬时是需要身体接触的。死者家属以及宗教祈祷人员都应触摸尸体,向死者祝福。”他说,他认识的几位伊斯兰阿訇因按照宗教习俗与死者告别而被埃博拉病毒感染,之后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等都在发出埃博拉病毒极具传染性的警告,他们带来了规定、准则和宣传品。柏林自由大学民俗专业的迪尔格教授说,那里的工作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们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待,希望他们能够控制局面。”但同时,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当地人的感受,也很难进行思考,当地人应采取怎样恰当的行为方式,即便生病和死亡也以尊严相对。

塞拉利昂政府不久前宣布,死者不可再土葬,而是火葬。一些地区有媒体报道称,有些死者家属因此而在家中藏起死者的尸体;但该国也有反向报道:居民抱怨说,因不愿触摸尸体,有关部门不上门领取尸体。

据世界新闻网等